



笑面娃娃

СМЕЮЩИЙСЯ ПУПСИК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著

马卫红◎译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笑面娃娃

СМЕЮЩИЙСЯ ПУПСИК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著
马卫红◎译

图字 01-2009-327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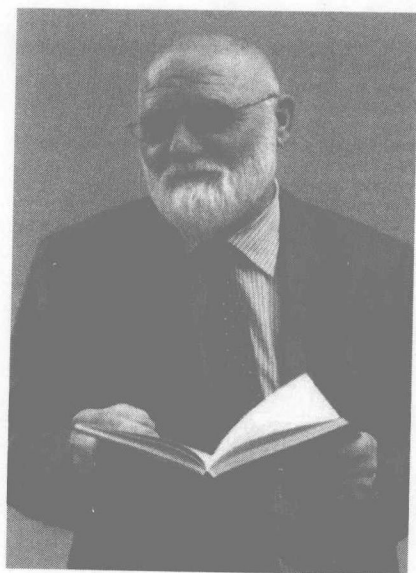
笑面娃娃 / (俄罗斯)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著; 马卫红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80244-147-7

I. 笑… II. ①斯…②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3472 号

作 者: (俄罗斯)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
译 者: 马卫红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9.5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147-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作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们！

我出生于滨海边疆区的切尔尼戈夫卡村，并且在这里中学毕业。我的家就位于美丽的兴凯湖（中俄两国的界湖）边。我们这里也像对岸的中国一样，在河流注入湖泊的湖湾里，在肥沃的淤泥上，到处都生长着美妙奇异的荷花。

我已一把年岁了，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两国之间关系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不过，正是这些“圣贤之事”成为全世界人类主要的、具有联系性的本质，并且成为艺术家创作优秀作品的基础。这是自然的，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自己最好的那部分。也就是说，在各个时代都没有被修正并且以后也不会被修正的这些品质使人成为人。

我真诚地相信，美能拯救世界，那美妙的荷花更让我对此深信不疑并充满希望。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

目录

笑面娃娃 1

胜利日 42

香味香槟酒 55

| 笑面娃娃 |

—— ◆ ◆ ◆ ——

每当你明白某个重大事情并能给
另一个人解释清楚，而且他也能明白
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

—— ◆ ◆ ◆ ——

这句话你是从哪儿知道的？你想想看，是哪个伟人说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摘自我的日记《一个少年自然科学家的札记》中的一句话。我心里清楚，日记的这个名子不太合适：我算什么自然科学家！不过我早就开始写日记了。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收音机里说“摘自一个少年自然科学家的札记”，于是我就拿出一个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一个少年自然科学家的札记》。其实，这根本不是笔记本，而是一本很大很大的书。书的硬壳封面很厚，暗棕色，里面的纸洁白细腻，很光滑，还画着歪歪斜斜的漂亮条纹。每一条花纹的上方都有几个像蜘蛛一样的小汉字。真是一个美观精致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我在第五军驻扎的飞机场附近找到的。当时我读三年级，放学后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艾季卡·沃斯科勃伊尼科夫经常一起在机场附近放牛。以前那里的草长得非常茂盛，都没了膝盖。

艾季卡第一次看见这个日记本时就说：

“这可真是个难得的好东西！可以在这里做一辈子功课。”

在上六年级之前我经常给艾季卡读日记，后来就不读了。是在9月22号那天不读的。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天过后我的日记里就出现了许多诗。第一首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

我背着沙发，
被压得大汗淋漓。
突然我看见你和别人在一起。

我坐在沙发上哭泣。

这首诗就是在9月22号那天写的，我从没给任何人读过。写这首诗时我是一挥而就，并且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尽管那天我没背过什么沙发，也没坐在沙发上哭泣过。相反，那天我的心情很好……

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把课本装进书包就上学去了。我是从驻防部队里面穿过去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分校就在驻防部队的后面，离机场不远：那时我们还没有两层楼的新校舍。分校在一个“П”字形的房子里，房子的一侧是飞行员的营房，而另一侧是我们的教室。

我不慌不忙地走着，我知道时间来得及。即便是来不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会有事的。今天是我的生日。不会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我连作业都没有全做完。只做了几何和物理，而植物学和俄语却没有看。“今天就算是吃个2分，回家也不会怎么样的。”我想。

我到学校时间还早。艾季卡一看见我便大喊：“几何作业做了吗？”

“那还用说。”我说。

同学们立刻对我这个显要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让我很高兴。但是，老实说，如果我知道全班同学都没做几何作业的话，我那天也不会做的。最好能骑根卡·罗戈津斯基的自行车。但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件事。

同学们都来抄我的作业，斯维特兰卡·卡尔曼诺娃¹也抄了，她可是个全优生呀。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走进教室后说：“打开家庭作业本，把它放在书桌的边上。”

大家都把本子放好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一边走一边亲自检查作业。

“没错，都做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哼了一声。“可是六年二班却没有一个人做作业。”

大家全都嚷嚷起来了：

“您说什么哪，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您可不能把我们和他们相比！我们班全都是些懒蛋，伊万·安德烈耶维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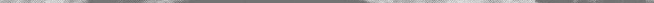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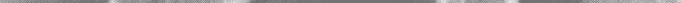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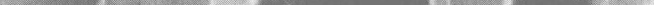
就在大家吵吵嚷嚷的时候，斯维特兰卡·卡尔曼诺娃一直看着我，就

1 斯维特兰卡和后文的新斯塔同指一人，都是斯维特兰娜的爱称。

精英·巨擘

... 1990 ...

● 非暴力不合作



像看一个多著名的演员似的。我被她看得有点儿不知所措，为了不让她发现这一点，我就开始翻书包。

关于斯维特兰卡应该说，她很漂亮，爱整洁，顺便说一句，就像所有的优秀生一样，但是她不打小报告，不骄傲自大，也不拍马屁。而且她一笑，脸颊上就会出现两个小酒窝。总的来说，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要知道你们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做作业了。有些人……”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我觉得他在看我，“有些人是抄的作业。对，对，是抄的，说不定抄作业的人比写作业的人还要多。”

我抬眼往上一看，正好和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的目光碰上了。他非常专注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我觉得，他已经猜到我为何一个劲儿地翻书包。我避开了他的目光，可他却说：“就是你，古布金，老实说！是不是抄的作业？”

我一听这话，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我站了起来，笑嘻嘻地说：“是抄的。”
“抄谁的？”

“抄谁的？”当然，如果那天我的心情不好的话，我可能就一声不吭了。可偏偏那天是我的生日，于是我张口就说：“抄她的。”

斯维特兰卡尖叫一声，跳了起来，好像被开水烫着了似的。我一见她这个样子，心里顿时掠过一丝快意。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抄她的作业，但每个人都在饶有兴趣地看着，看她如何解释这件事。可我心里却不太好受。我自己意识到了：我欺辱了斯维特兰卡。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他在说谎。是我抄了他的作业。”

“你抄他的？！”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大吃一惊，眼珠儿差点儿掉下来。

“是我。”斯维特兰卡的脸红得更厉害了，她低着头坐下了。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都被你们搞糊涂了！古布金，或许你能说清楚，到底是谁抄谁的？”

我能说什么？我抬起头往窗外看。哪怕是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被我的行为所激怒，惩罚我，是不是？

但他突然笑了起来：“啊……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看了一眼伊万·安德烈耶维奇。他微微地笑着，看着斯维特兰卡，不是随便地看看，而是带着某种不可揣摩的意味。斯维特兰卡感到很难为情，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又说了一遍，便拿起成绩册琢磨了好一阵子。然后他翻开习题集，仍然面带微笑地问：“谁想得5分或4分？”

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

“我，我……我！……”

“可是我想让古布金成为今天的主人公²。”

大家嚷嚷得更厉害了。实际上，结果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因为他不知道，我恰恰就是在今天过命名日的人。

“古布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你在家解出来的题有两种解法。一种方法是你在本上做的那种，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比较复杂的方法。你现在用第二种简单的方法做一下。做出来就给你5分，做不出来就给你两个2分：因为你抄作业再给你一个2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倒背着两只手，慢慢地教室里踱着步。

“谁要是坐在座位上第一个做出这道题，我就给谁在成绩册上打个‘优’。”

一节课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做出了这道题，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把课间休息也算在课堂时间之内。除了我，斯维特兰卡也做出来了，但她却没有得到“优”。她没得“优”是因为，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压根儿就不知道她也做出来了。而实际上，斯维特兰卡坐在座位上做出这道题甚至还比我早了那么一点点儿。

这些都是艾季卡告诉我的：当时他和斯维特兰卡坐同桌，是他亲眼看见的。起初斯维特兰卡在草稿纸上把题都做出来了，但是她没有誊到干净纸上，正当我在切线上做了一条垂直线，并且得出一个等腰三角形的时候，她就兴奋地说：

“马上就做出来了！”说完便笑了起来，但是却没有把解题方法抄到干净纸上。老天保佑，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可千万别认为我是用某种不正当的手段从她那儿知道的解题方法。

在最后一个课间休息的时候，乔姆卡·胡嘉科夫踢起了毽子。他的那

2 **ИМЕНИННИК** 原义为“过命名日的人”。文中用的是转义，戏谑用语，意为“今天的主人公”，“受人注意的人”，是指那些因取得成绩而受到祝贺的人。

个毬子毛绒绒的，是用白色的毛皮做的，底座是用铅片做的，上面还有四个像按钮似的小孔孔。乔姆卡用铜线把铅片缝在毛皮上。一个非常漂亮的毬子就做成了！乔姆卡可以一口气连着踢300下。乔姆卡开始在教室里踢上毬子了，这可是学校严令禁止的，因为不仅弄得教室里尘土飞扬，而且还可能发生各种意外。值日生丽特卡·雅戈内舍娃立即冲到他面前，抓起毬子，一下子扔了出去！毬子像降落伞一样穿过整个教室飞了起来。斯维特兰卡照着飞转的毬子往上踢了一脚，毬子正好打中我的脑门。大家全都笑了，可斯维特兰卡却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转过身去。我没露声色，我知道是谁用毬子犒赏了我，我跳到了窗台上，把拿着毬子的那只手伸到了窗外：

“是谁扔的？我数三个数……一，二……”

乔姆卡飞奔过来：“瓦列拉³，别扔……这是卡尔曼诺娃干的！”

“哎—呀—呀！”我厉声喊叫起来，站在原地没动：在今天发生了所有这些事之后，我可不能冲斯维特兰卡大喊大叫，就是闹着玩儿也不行。斯维特兰卡从我旁边拔腿便往女生那边跑。她们马上把她保护起来，尖着嗓子大喊大叫，我们这儿的男生一个个像面目狰狞的海盗，朝她们扑过去。我把斯维特兰卡辫子上的蝴蝶结都给拽开了，那些女生就把我衬衫上的白色衣领扯了下来。这时植物老师走进了教室，我们都拥到角落里乱糟糟地挤作一堆。

“太不像话了！谁是值日生？雅戈内舍娃，是谁在领头闹事？”

“柳鲍芙·谢尔盖耶芙娜，我没看见。”丽特卡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没看见？”植物老师惊讶地说，可随后就用上了她那套教育方式，“放心吧，雅戈内舍娃，我相信闹事者自己会站出来的。”

“当然，他们会站出来的。”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当我看到斯维特兰卡也跟着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开心极了。

“你们出去，到门后面笑去。”植物老师一脸的严肃。

我们快步穿过教室，向门后面走去。斯维特兰卡走在我前面，我看见她由于强忍住笑两个肩膀抖个不停。在走廊里我们俩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教室里的许多同学也跟着笑了起来。

3 主人公叫瓦列里·古布金，古布金是他的姓，瓦列里是他的名，文中的瓦列拉和瓦列尔都是瓦列里的小名或爱称。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植物老师说：“卡尔曼诺娃真让我感到吃惊，她竟然会听古布金的！一个只在2分和3分之间来回晃荡的学生……”

放学后我和艾季卡·沃斯科勃伊尼科夫一起回的家。他一路上都在模仿植物老师生气的样子，特别是在生我的气的时候，模仿得惟妙惟肖。后来艾季卡又告诉我说，斯维特兰卡在我之前就做出了那道几何题。我夸了斯维特兰卡一句：“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丫头！”不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给艾季卡读自己的日记。就是在9月22号那一天，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在《一个少年自然科学家的札记》这本日记中我还写道：

“今天我13岁了。我感觉，我会……斯维特兰卡·卡尔曼诺娃。再过五年我就用一个词来替代这个省略号。我发誓，我不让任何人欺负她。关于这个誓言她应该一无所知。这个誓言对于她暂时还是个秘密。”

不过这个秘密没能保住，尽管自从上六年级以后没有一个活人看过我的日记，甚至包括艾季卡在内。但是我对斯维特兰卡·卡尔曼诺娃的态度，大家现在却都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发生在今年夏天。我家的母牛罗兹卡终于生小牛了，妈妈就对我说：“丽达·雅戈内舍娃会帮忙照看罗兹卡的，你去你父亲那找个活干吧。”

于是我就去第一作业队找父亲。我到了队里父亲半天没说话，然后把我领到打谷场的领导瓦夏叔叔那里，瓦夏叔叔建议我在收割的时候在“吉尔”⁴卡车上当第二个装卸工。“吉尔”停放在最后一个粮仓的旁边。起初我并没有马上认出第一个装卸工是谁，只是当我站到卡车的脚踏板上的时候，我才发现第一个装卸工原来是个小姑娘。况且这个小姑娘不是别人，竟是斯维特兰卡·卡尔曼诺娃。

“是你？！”

“是我，”斯维特兰卡说，然后坐在了储存罐上，“他们派你来当第二个装卸工？”

“嗯。”我回答说，但仍然很吃惊。

“那你爬上来吧。”大概，我惊诧的表情让她很开心，因为她笑了，然后又又说了一遍：“爬上来呀！”

其实，斯维特兰卡在“吉尔”当装卸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她早就想

4 “吉尔”是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型号。

在集体农庄干点儿活了，不过一直都没有干成。每年夏天她都要去住在阿尔扎玛斯市的姨妈家，只是现在，当她上了九年级以后，她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爬上来吧，不然太阳太晒人了。”她用两个手指扯起头巾，支成一个遮阳帘。

现在斯维特兰卡就像一个习惯把脸遮住以防日晒的乡下女人。

“你长得像一个女演员。”

我爬上了卡车，开始看那个提着一桶水的司机。司机走到卡车跟前，把水桶放在了地上，然后掀开发动机盖，拧开散热器的盖子，突然他猛地把盖子扔到了脚下。

“哎哟！”

“很热吧？”

“都烫手了。”他证实说，“你是新来的吧？”

“是第二个装卸工。”

“你坐下，不用站着。”他把桶里的水倒了出来，递给了我。我把水桶倒扣过来，坐在了上面。

“想不想坐到罐子上来？”斯维特兰卡往边上挪了挪，但是我没有坐到那上面去。

“瓦列拉，这么说，你是因为晚出生 20 天白瞎了整整一年？”

“什么白瞎了一年？”

“可不，你是在 9 月 22 号出生的。”

“啊，这都怨卡琳娜·巴甫洛夫娜……你来之前她是教务主任。对她来说，不论是差 20 天，还是差一天，都不能入学。‘按规定应该七岁上学……’”

“我就挺幸运的，是六月十号出生的。”她伸手抓住了卡车的箱板，因为卡车已经开动，随后她又探起身把书包抓过来。

“你想要不？我给你做一个巴拿马帽吧，要不然鼻子都晒爆皮了。”斯维特兰卡问道。

“别做了。你上哪儿去弄报纸呀？”

“报纸？”她打开了日常用品包，包上面的“闪电”牌锁已经坏了，从里面拿出一张报纸。

“本来是想用它包面包的，可是面包忘带了。”她把包往旁边挪了挪，

开始跪在那里做巴拿马帽。

“现在车摇晃得太厉害了！帽子马上就给你做好了！”

“你可千万别施妖术啊。”

发梢时不时地从三角头巾下面跳到斯维特兰卡的脸上，她就用手把它们从脸上拂开。不一会儿斯维特兰卡就把一顶巴拿马帽戴在了我头上，可我却对她说，这不是巴拿马帽，而是工作帽。

“那就当它是工作帽吧。不过你得用手扶着点儿，要不就被风吹跑了。”她直起身来站在我旁边，我感觉到我的膝盖被她薄薄的裙子抚弄得痒酥酥的。斯维特兰卡不时地用手整理自己的裙子，而我却转过身去，紧张地直视前方：但愿她别想到什么！

“吉尔”在一辆联合收割机旁边停了下来，司机从驾驶室里喊了一句：“瞧瞧，这小丫头捞着一个多棒的小伙子！”

我们两个一下子不自在起来，我们谁都没看谁，就开始卖力地把小麦装到卡车的货箱里。斯维特兰卡用两手捧。她的两只光脚踩在麦粒堆里，让我觉得她的两只脚像她的两只手一样，金灿灿的。每当麦粒落到她的怀里，她就咯咯笑，于是我就一个人干活：我想让她多笑一会儿。

“嘿，看你干得多带劲儿呀！”她的夸奖没有让我停下手中的活儿。我憋足了一口气，猛地冲到了麦堆尖儿上，我感觉到热烘烘的麦粒在背上流淌，尔后像水花一样飞落到车里。

在打谷场干活必须得不停地挥动铁锹。在干第十来回之后，斯维特兰卡便不再和我争胜负了。

“你的等级证是哪方面的？”

“是滑雪的……”我说。

“啊，对了，”斯维特兰卡想起来了，“我有体操二级证。”

“我知道你的那个二级！”我脱口而出。

“你不信吗？”

斯维特兰卡转过身去，扔掉了手中的笤帚，双手向上扬起，在空中做了一个剪式跳跃，双脚划出了一道弧线。斯维特兰卡突然转到我面前，我不得不抓住她，因为我害怕她摔倒了。她冲我笑起来，算是对我的感谢，我们两人的脸离得很近，我也笑了。

“斯维特兰卡，你能给大伙儿看看你穿的裤衩吗？”萨什卡·齐加尔纽

克一边用一只手扶着自行车，一边放肆地笑着。他之所以要这样笑，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他的那颗金牙。斯维特兰卡臊得脸通红，于是我忍无可忍了。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嗨！”我呼出一口气，从卡车上跳了下来。萨什卡把左胳膊肘往上一抬，我用手往回一挡，他的胳膊肘就落在了我头顶上。紧接着他扔下自行车，用尽全力照我脸上猛击一拳。我被自行车绊了一跤，仰面朝天倒在了地上，肩膀被“吉尔”的轮胎刮破了。萨什卡跳起来想骑到我身上，但我飞起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喂，你完蛋了！”

说完他抄起一把铁锹，就在这时司机从车里跳了下来。

“别碰这小子！”

萨什卡马上吓得没胆了。

“我可什么都没干，是他先动手的。斯维特卡，接着！”他把铁锹扔到车上，从地上扶起自行车，噌地一下跃了上去，朝大门口飞驰而去。到了大门口他又回头看了看：“到时候我们在俱乐部谈谈。斯维特兰卡，你也来，我已经买好票了。”

“行了，快走吧，快走吧！”司机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不知何故又小声补充了一句：“你要防着点这小子。齐加尔纽克的父亲就因为打架坐了一年的牢。”司机啐了口吐沫，然后进了驾驶室。我站在卡车下面，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揉得皱皱巴巴的工作帽。

趁我们往联合收割机那边走的功夫，我用汗衫擦掉了肩膀上的尘土和血迹。伤口不深，我也就不在意了。

斯维特兰卡蹲在那里，双手围抱着盖在裙子底下的两条腿。我不好意思当着她的面擦掉嘴上的血迹，就用舌头把血舔净，咽进肚子里。过了一会儿斯维特兰卡站了起来，我又感觉到她的裙子把我的膝盖抚弄得痒酥酥的。

在她没开口说话之前，我一直没看她。

“他也许还能向你道歉吧？”

我望了望她，看见她的眼睛里溢满泪水。

“当然，一定会道歉的！”我高兴地说。“你也听见了，我要和他在俱乐部谈这件事。”

皱皱巴巴的工作帽已经无法遮阳，再说我也不用遮阳。遮不遮阳已不重要了，既然我的鼻子都已经爆皮了，就让它随便爆去吧，但现在问题并不在于此。

晚上 10 点半的时候，我穿上了两侧有斜插兜的迷彩拉链夹克衫，就到我们集体农庄的俱乐部去了。夹克衫是姐姐奥莉娅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给我带回来的，多漂亮的夹克衫！我们那片街上的许多人都嫉妒我，起初稻谷加工厂的有些人甚至还找我的碴儿，以为我是城里人或者是驻防部队的士兵。

11 点我来到了俱乐部附近。高悬的皓月洒下明丽的清辉，树丛下是一片茫茫夜色。青蛙在池塘里玩耍着，而那些萤火虫，八月里最后一拨儿萤火虫，在花园里忽上忽下地跳跃，这也是它们的歌。

“到这儿来！”

我走到那帮伙伴跟前，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我们打过招呼后，艾季卡·沃斯科勃伊尼科夫说：“他们在跳舞场等你呢。”

“是稻谷加工厂的那几个人吗？”我问。

“还能有谁？萨什卡·齐加尔纽克拿着一条子木板已经去了，兴致勃勃的。”

这时手风琴喻地响了一声，我们看见连卡·胡嘉科夫在一群小丫头和半大小子的簇拥下走过来。连卡穿着一身军装，精神抖擞的。

“你们好，勇士们！”

“你好，廖尼卡⁵。你早就来了？”根卡·罗戈津斯基走到列尼卡面前，他们互相握手问好。然后连卡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那些人伴着华尔兹舞曲摇晃了几下，然后便步伐轻盈地向跳舞场滑去。根卡·罗戈津斯基又折回到我们这里：“他是个坦克兵，复原时是军士，得过三枚荣誉奖章。”

艾季卡问我：“是因为卡尔曼诺娃，对不？”

“是因为卡尔曼诺娃。”我回答说，然后划着一根火柴，朝空中一抛。

“我说什么了？”艾季卡说。

同学们都活跃起来，而根卡·罗戈津斯基脸色阴沉向我冲过来：“都是你的错！他去年就给卡尔曼诺娃写过纸条。”

5 连卡、廖尼亚同指一人，都是列夫的小名或爱称。

“而且萨什卡说，是你先动的手。”

托里柯·拉达开始看着我，大伙儿全都不作声了。我把火柴盒揣进夹克衫的口袋里，但不知何故开始在口袋里摇晃它。

“问题就在于是你先动的手。”

“我说这是你的错。”根卡又说了一遍。当然，我不一定非得对根卡发怒，但我还是发怒了。什么事他都知道——谁有错了，谁写过纸条了……

“哼！”我挥了一下手就向跳舞场走去。

“瓦列尔，等等我！”艾季卡·沃斯科勃伊尼科夫从后面追上我，“要不咱们回家吧？”艾季卡说这话时很客气，很温和，他是想让我别再生气了，当时我就对他直说了：“他欺侮了她！”

我们没有再说什么，艾季卡只是跟在我旁边走。在快到跳舞场的时候，托里柯·拉达追上了我们：“罗佐季卡马上就过来，他去追维季卡·沃龙科夫和科里卡·阿尔塔巴耶夫了。”

“你好，勇士！”萨什卡·齐加尔纽克已经在等我了。

萨什卡轻快地走出洒满月光的跳舞场的圆形场地，他看见我非常高兴，好像我们已经打了100年的交道似的。稻米加工厂的那帮人拽了他一下。

“你是来拿票的吧？这可是走后门花了一卢布才弄到的。”萨什卡把那条子木板递到左手上，拿出了票。我朝他走过去，我们俩都站在了圆形场地上。

“怎么，你想用板子来抬高价钱？”

“不错，就是想抬高价钱！”萨什卡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一副傻里傻气的高兴劲儿。

围的圈子收得越来越紧……夹克衫被撕破了。重要的是不能打偏。要冷静。艾季卡·沃斯科勃伊尼科夫要开始出击了……但斯维特兰卡却没有来……

“把票拿出来。把板子扔掉。”

“这条板子不碍事。”

“你害怕了？”

萨什卡·齐加尔纽克笑了起来，扔掉了那条木板。然后他面对大家伙说：“如果他把仅剩的一张晚场票买走，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大家伙你一嘴我一嘴地嚷嚷起来，这时萨什卡一声不响地走到我面前。